



黑龍江省委書記錢運鋒和公安部消防局局長郭錫軍等領導檢閱公安消防部隊。



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在省委書記錢運鋒陪同下，慰問戰鬥在大興安嶺火災現場的消防官兵。



國務委員陳至立看望在沙蘭鎮水災現場參加救援的消防官兵。

當一支支整齊的消防官兵方隊步履鏗鏘、雄姿邁地經過觀禮台時，所有人都為之肅穆，政府官員們正襟而立，身著戎裝的將士們抬起了右臂，他們都在向這支英雄輩出、英勇無畏的隊伍敬禮。

這一刻，黑龍江公安消防總隊官兵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驕傲，還有重如泰山的使命，他們再一次整裝待發，時刻準備接受黨和人民的檢閱。

關長安 李鐵軍 本報駐黑龍江記者 朱丹 圖：張玉賀

黑龍江公安消防總隊



烈火英雄師 大愛無聲

2007年9月25日。隨著一聲巨大的爆炸聲，濃煙遮蔽了半個天空，火舌肆虐地舔噬著一座10層高的大樓。尖利的警報聲中，數輛消防車飛馳而至，消防勇士猶如神兵天降，在短短的3分鐘之內，就將被困群眾全部救出，成功撲滅了大火……這是黑龍江省公安消防總隊崗位練兵匯報表演中的一個場景。這次匯報表演是黑龍江公安消防史上最大的一次實戰演練，其規模之大、裝備之精、警力之多、項目之全在全國消防演練中亦堪稱一流。

這次消防官兵實戰演練，在黑龍江省公安消防部隊建設中是里程碑式的，在這光彩奪目的背後，埋藏著黑龍江消防人風雨歷程中的艱難跋涉、枕戈待旦中的默默堅守、敢為人先的勇氣信念和親民愛民的博大胸懷。

省各級政府和消防部隊的共同努力下，消防部隊建設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捷報頻傳。

2007年6月，總隊領導班子又確定了「重點推進，分類突破，整體提高」的工作思路，提煉出了「團結、務實、敬業、率先、奉獻」的龍江消防精神，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率領著黑龍江消防人大大步地前行。

滅火利劍 救援尖兵

瀋南告急！嘎拉山告急！中央站告急！樺皮窩告急！2006年5月，一場罕見的森林大火將黑河市嫩江縣、大興安嶺地區呼瑪縣和松嫩區境內的國家林場籠罩在陰霾之下。全省604名消防官兵迅速集結，投入到了這場全國消防部隊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跨區域滅火戰鬥中。

戰況遠非「慘烈」兩個字可以形容，整整10個晝夜，消防官兵無時無刻不在同病魔進行殊死搏鬥。雖然，官兵們只能靠麵包和榨菜充飢，但鬥志卻如發怒的雄獅，佈滿血絲的雙眼，承載著「我在陣地在，我在人民生命財產在」的錚錚誓言。

2005年6月，當寧安縣沙嶺鎮中心小學的300多名師生正在上課的時候，一場200年一遇的罕見山洪和泥石流卻企圖吞沒他們渴求知識的眼睛。此刻，雖然所有的淚水都痛徹心腑，可在洪水面前又是那麼的蒼白。

「跟我上！」寧安縣消防大隊大隊長關國慶帶領官兵們率先趕到，並第一個跳入奔騰的泥水中，冒著時刻被洪水沖走的危險，全力搜救，最後有32個孩子被他們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2007年9月，一輛載有37名乘客的大客車從哈爾濱市駛向延壽縣，出公差的去延壽縣消防大隊士官魏國宏也乘坐這輛大客車返回部隊。正當車內乘客昏昏欲睡時，一輛迎面而來急速超車的貨車同大客車相撞了。驚魂未定的乘客驚喊著，亂作一團。這時，魏國宏高聲喊道：「大家不要驚慌，我是消防隊員，我救大家出去。」話音剛落，他就用腳踹破玻璃，扳掉玻璃碎片，打通了一個直徑有一米的生命通道。車上37名乘客在他的指揮下，全部脫離險境。

春風化雨 人間真情

一位高位截癱病人決定在自己離開人世後把眼角膜捐獻出來，一時間成了哈爾濱人們街談巷語的焦點，很多人都

不理解：他到底圖個什麼呢？

2007年6月的一天，高位截癱病人焦旭昆在眼角膜捐獻協議上鄭重地寫下自己的名字後，滿含熱淚說出的那番話解開了人們心中的謎團。他說：哈爾濱支隊太平消防中隊全體官兵對我的關心和照顧，我和我的家人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我沒啥可回報的，我願把我的眼角膜捐獻出來，回報好心人，回報社會。

樸實的話語述說著一個長達27年的故事。從1980年直到現在，哈爾濱支隊太平消防中隊的官兵換了一茬又一茬，對焦旭昆的幫助卻從沒間斷過。他們幫助他打理家務，張羅著為他娶上了媳婦，還一磚一瓦地為他舉起一個小小的修表店，使他成了一個自食其力的人。在焦旭昆的心中，消防官兵就是他的親人。

「老百姓的事情都是大事」，王路之總隊長是這樣說的，黑龍江消防官兵們也是這樣做的。

齊齊哈爾江岸小學學生田水文拿到全優的成績單一起，就急匆匆地跑到消防一中隊，讓這群兵叔叔跟他一起分享小喜文。

小水文是一名孤兒，但從2005年4月開始他有了生活的依靠。齊齊哈爾消防一中隊的官兵們走進了他的生活，捐款捐物，交納學雜費，購買學習資料和生活用品。每建周末和節假日，還會接他到中隊來和官兵們吃同住。官兵們還為小水文準備了專門的床和洗漱、就餐用具。小水文自豪的說，我也是消防隊的一員。

2007年8月，齊齊哈爾昂昂溪消防大隊接到了一個特殊的報警電話。醫院裡有一位病人體內大量失血，但是大型血庫重緊缺，病人處於昏迷狀態，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群眾的安危就是命令，昂昂溪消防大隊的官兵們在第一时间趕赴醫院獻血。當2000ccA型血液注入病人體內，並幫助他渡過難關的時候，官兵們已然返回部隊，默默地堅守在執勤戰備的崗位上。

患難之中見真情，龍江消防官兵正是用這樣的俠骨柔情，同駐地群眾建立了深厚的魚水之情。

50多天大旱，6000萬畝糧食受災！

2007年6月的這一場旱災牽動著消防官兵的心。黑龍江省公安消防總隊黨委向全省消防部隊迅速下達了「支援群眾，送水救災，保苗促豐收」的命令。總隊領導先後到佳木斯、鶴崗、黑河、綏化、雙陽山等旱情嚴重的地區，頂著30多度的炎熱，深入部隊指揮抗旱救災，慰問官兵，及時調派力量，保證物資供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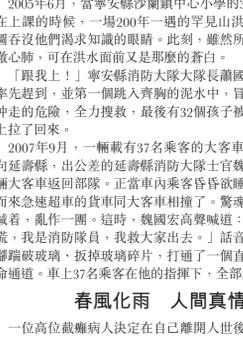
500多名官兵奮戰在抗旱第一線，用他們的汗水和雙手，再一次在黑土地上譜寫了一曲「人民消防為人民」的贊歌。

據不完全统计，近兩年來，全省消防部隊累計捐款100多萬元，湧現出60多個(名)省級青年文明號、優秀青年維爾崗、服務金牌單位、軍警民共建共有先進單位和個人，受到了駐地政府和人民群眾的廣泛讚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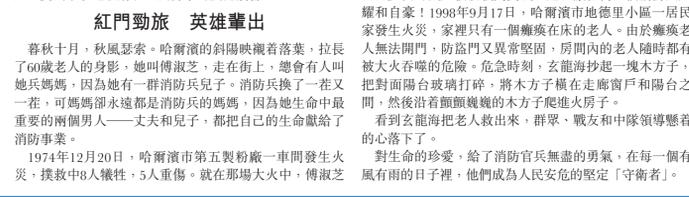
紅門勁旅 英雄輩出

暮秋十月，秋風瑟瑟，哈爾濱的斜陽映著蒼涼，拉長了60歲老人的身影，她叫傅淑芝，走在街上，總會有人叫她兵媽媽，因為她有一群消防兵兒子。消防兵換了一茬又一茬，可媽媽卻永遠都是消防兵的媽媽，因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男人——丈夫和兒子，都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消防事業。

1974年12月20日，哈爾濱市第五製粉廠一車間發生火災，撲救中8人犧牲，5人重傷。就在那場大火中，傅淑芝



公安消防局局長魏錫勇探望兵媽媽傅淑芝。



宋丹攝



2006年1月5日下午，第五次到溫州考察的香港新世界集團旗下的新創建集團執行董事長張展翔一行受到了溫州市委書記王建滿的熱情接見。在「誰贏得時間，誰就有先機」的共識下，賓主雙方愉快地就合作事宜達成了一致意向——新創建投資9.6億元人民幣與溫州市港航局合資建設已於2004年12月開工建設的洞頭頭元豐深水港一期工程，這是溫州2006年引進的最大一個合資項目。

臨海卻沒有海港，對外出口量大卻沒有集裝箱碼頭，這不得不說是溫州的一塊發展短板。然而，3個月過後，這塊短板將會慢慢消失——4月29日，承載著勤勞的溫州人千百年夢想的，中國最長的跨海大堤——靈霓大堤正式建成通車，溫州人用10年時間打造的洞頭五島相連工程和半島工程勝利完成，這一刻，溫州向外界宣告了洞頭結束了孤島的歷史，一個嶄新的「半島輝煌」拉開了序幕，溫州發展從此將由「甌江時代」邁向「東海時代」。這同時也意味着，未來溫州的出口產品將不需要再轉口其他城市，直接經靈霓大堤，從狀元碼頭就可以運送到世界各地。

區潮湧動，生機無限；千年夙願，今朝成真。溫州正按照溫州市委在第十次黨代會中的規劃，抓住機遇發展「臨港重工業」，讓輕重工業在這塊創業的熱土上共同創造新的輝煌。

本報駐溫州記者張文、黃瑞庚、白林森



溫州市委書記王建滿在中國民營經濟高峰論壇上發表演講

創新 溫州 產業升級「輕重」之道

由輕轉重：溫州矢志不渝的東海之夢

2006年9月，中國男裝服飾市場的領軍企業溫州莊吉集團以收購兩家當地造船企業的方式，正式宣佈涉足造船業。而與此同時，溫州另外一家知名企業人民電器也於2006年底，對外宣稱與英國「船王」格萊格公司合作，承接2.5億美元的造船訂單。

服裝與低壓電器，兩個分屬於不同行業但都統歸於輕工業的龍頭企業，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造船行業，作為企業多元化發展的方向之一，儘管企業界對投資造船業諱莫如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溫州在發展的十字路口最終堅定了選擇的方向——按照2007年3月溫州市第十次黨代會提出的要求，邁出了「向臨港重工業轉移，向東海時代邁進」最堅實的第一步。他們的目標是：發展石化、精細化工等臨港型工業，再造「海上溫州」，使GDP在3至5年內增加1000億元。

資源相對匱乏的溫州，要走重工之路？就連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璠都曾經作出這樣的論斷：地方政府爭上重工業項目，原因之一足政府作為調整主體，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溫州的產業方向調整真的是為了政績考核嗎？事實上，這樣的企業投資行為並非政府「拉郎配」的舉動，更不是企業妄想「無中生有」的創舉。據溫州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3年溫州重工業產值1351億元，輕工業1325億元。在溫州歷史上，重工業首次超過了輕工業。到2006年，溫州輕工業佔工業總產值的比例進一步下降到37.9%。溫州出色的重工業基礎，只不過在皮鞋、低壓電器、服裝等特色輕工業產品的「輝煌」之下，顯得並不起眼而已。

沒有更大的契機，溫州的造船工業也許只能是慢慢升溫。但是在全球遠洋航運迅猛增長的同時，隨着工資等要素成本的增加，西歐造船業全面萎

縮，世界造船中心出現東移的趨勢，情形就變得完全不同一樣了。

精明的溫州老闆當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短短三四年時間，一個小小的樂清七里港—黃華鎮港區的28家造船民企，硬是讓溫州的造船噸位增長了近10倍！佔到了全國總量的1/9！

造船業的興起，只是溫州產業「由輕轉重」的一個小小側面。隨着洞頭半島工程的全線竣工，懸浮於海上的洞頭孤島完成了「登陸」的夙願，靈昆島像一隻巨大的箭頭，由東向西，直指浩瀚的東海——「半島」的形成昭示着溫州邁向大海的雄心壯志。一個以臨江口為核心的，涵蓋港口、遠洋航運、石油重化工業的臨江工業基地雛形已現，這是溫州最大的機遇，這也是溫州下定決心，借海洋經濟向重化工業轉移的根本原因。

記者從溫州市發改委了解到，溫州市委、市政府一體化建設臨江口的思路越來越清晰。《溫州大都市區區域規劃》、《溫州市石化產業發展和佈局規劃》、《溫州半島工程西片總體規劃》等重要規劃的編制和推進，使得臨江口一體化開發的藍圖越來越明確。2004年10月，溫州港狀元豐深水港區一期(試驗)工程在洞頭元豐西北側動工。工程總投資9.6億元，將建設2個5萬噸級(兼靠10萬噸級)集裝箱泊位，年設計吞吐能力70萬標箱。

邵占維，這位從浙江港口大市寧波調任過來的溫州市市長，對於發展臨江工業駕輕就熟，他告訴記者，溫州必須要把臨港產業作為最具潛力的新增長點來抓，而未來的重點將建設放在洞頭大小門島、狀元港地區、樂清灣地區、蒼南蘆浦等四大臨港產業基地，加快建設新能源電廠、洞頭大隘水庫、沿海大通道等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有選擇、有重點地發展石化、船舶製造、港口物流、海洋生物製藥、電力能源、海島旅遊等產業，努力把溫州建設海洋經濟強市。

溫州市外經貿局局長戴青在記者採訪時也表示，臨江口區域一體化建設工程，將作為本年度溫州對外招商的重點，溫州將制定相應的政策，鼓勵相關產業的世界級大公司共同參與開發。



溫州造船企業大量為國外定製遠洋船舶，圖為浙江聖龍海運公司製造的貨輪。



溫州(鹿城)總部經濟園奠基場景

以民引外：溫州特色的招商工程

臨江口一片繁忙的同時，溫州仍然無法迴避輕工業難以快速發展的問題。事實上，不僅僅是溫州自己在思索，浙江省黨政高層更是以了高度的關注。王建滿自2004年出任溫州市委書記以來，一直就奔走於溫州的各個鄉鎮進行調研。「三個難以為繼」是王建滿對「溫州病」的診斷：產業發展難以為繼；要素資源難以為繼；環境承載難以為繼。

而王建滿為溫州開出的「一個藥方」，就是招商引資——「以民引外，民外合璧」。具體說就是選擇地引進世界大型企業或500強，嫁接於當地民企，吸納外企的先進管理和科技，助推當地民企升級做大做強。

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截止2006年12月底，溫州累計外商投資總額達663599萬美元，較2005年同期相比增長56%；在執行「以民引外」的兩年間，溫州規模以上企業從3000多家發展到5200家；至2006年10月，溫州市已經誕生「民外合璧」企業299家，全市民企和外企合資企業總數達到930家；2005年，溫州合同外資8.9億美元，同比增長76%，實際利用外資3.6億美元，同比增長71%。

溫州用實踐論證了一個觀點：模式不是一成不變，溫州模式只有不斷地根據實踐進行創新，才會有永續的生命力。

互吸引力，引進國際先進的管理理念、品牌經驗和技術，既是一種招商引資的手段，解決了溫州引進外資的短腿問題，更能夠幫助民營企業做大做強。

於是「以民引外」通過理論的昇華上升至政府決策——招商的主體是民營企業，招商的結果是產業互補，這與贛山的招商模式是不同的，完全打上的溫州的「烙印」——先有溫州企業的實踐，後有政府的決策。

王建滿告訴記者：「溫州模式的精神之一，就是抱團走天下，今天新的模式就是要與天下強者抱團，與思想，與管理，與資本共融。」

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截止2006年12月底，溫州累計外商投資總額達663599萬美元，較2005年同期相比增長56%；在執行「以民引外」的兩年間，溫州規模以上企業從3000多家發展到5200家；至2006年10月，溫州市已經誕生「民外合璧」企業299家，全市民企和外企合資企業總數達到930家；2005年，溫州合同外資8.9億美元，同比增長76%，實際利用外資3.6億美元，同比增長71%。

溫州用實踐論證了一個觀點：模式不是一成不變，溫州模式只有不斷地根據實踐進行創新，才會有永續的生命力。



繁華的五馬街是溫州「輕工時代」的一個縮影



對話五百強——溫州與世界融合

總部+虛擬：溫州輕工「強筋補鈣」

也許溫州走得太快，今天所遭遇的問題太多，也太難，這是中國其他城市從未經歷過的，沒有現成的解決方案可以借鑒，但「敢為人先」的溫州，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良方。

由於資源如土地、水電氣的缺乏和公共產品及公共服務的嚴重不足，溫州外遷企業層出不窮，據統計，迄今已達1000多家。讓溫州市政府更為焦慮的是，全行業整體外遷的現象也接踵而至。瑞安場埔、鮑田兩鎮50多戶生產經營羊毛衫的企業、龍灣的拉鍊企業群和空壓機配件業、永嘉橋頭標準件業，這些一度欣欣向榮的產業集群在不到兩年的時間也先後黯然離開溫州——城市「空心化」的擔憂被擺到了桌面。

面對無法規避的問題，溫州選擇了主動出擊，提出了「內強總部，外強基地」的「總部經濟」模式——加速淘汰落後生產力，大力推行「騰籠換鳥」計劃，節約有限的土地資源，把溫州建設成為溫州人經濟的「總部」。為此，一座坐落於主城區鹿城區，佔地100畝，建築面積15萬平方米，採用國外成熟的「商務花園」理念的溫州(鹿城)總部經濟園拔地而起，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政府單方面的設想未必能夠代表企業的现实意願，然而虛擬經濟在溫州的成功實踐，則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總部經濟的發展。

在肯尼思·普瑞斯等美國學者於1991年最早提出「虛擬企業」概念僅僅7年後，溫州企業美特斯·邦威就運用「虛擬經營」之道，一舉成為溫州最大的民營企業。

「虛擬經濟是一種以品牌塑造為核心的資本遊戲，它最大的優勢就是佔有企業經營利潤最高的兩端——設計和銷售，將投資最大，但是最不賺錢的生產環節進行外包。溫州缺乏土地，不可能讓更多企業建設生產基地，那麼把總部設在溫州，通過製造標準，向外地的同類優質生產企業下單，這樣一種「虛擬經營」的模式，應該是非常符合溫州實際的。況且一流的企業製造標準，二流的企業製造品牌，三流的企业才生產產品。」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雷對這樣的經濟組合非常推崇。